

有一好就不错了

欧阳

虽在四川长了十多年,但走南闯北的改造,加上胡吃海塞的胃口,再有身居底层重要族群,现如今,舌头怕是没有味觉感知力了,一句话,吃什么都香。在热量多余、忘记能肚子年月的大好时光里,自己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品质。所以呢,只要政府不禁止,什么都可以吞咽,至于油、药、素,以及抱怨什么的,从不放在心上。和糊涂无脑过日子无关,主要是想着必须有正能量积极心态,开心度日。

然而,如此这般仍难达避世境界。正当俺以为可以放下所有执念之时,却遭到棒喝。

我小区里有一“民工食堂”,虽自以为非民工,坚决不坐那儿进膳,但经常惠顾那里。某日见有芝麻烧饼,以颜色观,似乎内含芝麻酱,而外皮则芝麻密布,于是买了几个。然后咬一口,嗯?什么味儿?再来一口,哇,舌头还残留有味觉,品到了那种说不出是什么味儿但咽不下去的味道。居然还有咽不下去的,这太不可思意了!

念叨这事,并非味觉研究,而是节前在食堂之行中,看到白胖子竟然一次就用食品袋装了几个烧饼,我很是惊讶:

“这东西好吃吗?”(装不知道)。

“嗯?你说味儿啊,不知道,吃着方便。”老哥说。然后相视一笑。

胖哥乃面熟人,偶或招呼,但名字不知,常见他在小区南门下棋,感觉是一有品位的人,人略胖,不显赘肉,肤色非北京那种紫外线黑,而是白皙光润。我喜欢看他下棋的那股子认真劲儿。

记得是个无风的夏天,大约下午快四点之时我进了南门,眼睛没注意,却被耳朵听到的声音调转了头:八九个老来闲的爷们儿围着路边的棋桌高声搏杀。进到人堆里,才发现有品哥安坐楚河之北,左手伏案,右手拿着一把棕榈叶蒲扇。“来啦。”见着他,他悠闲地摇了摇扇子。对面七八张嘴有风力运炮的,有主张跳马的,还有吆喝动车的……伴随热闹,棋主以手比划,一边思考棋路,一边琢磨,最后挺中兵向前。就这简单的一步,有品哥立陷沉思,众人也安静下来。

看来,大家都是常客,知道胖哥不纳谏。据我观察,在这群体中他棋艺不错,通常只同高手叫板。有一次看他与一“陌生人”手谈,半道对方说这盘输了,重开一局吧。观众还没反应过来,有品哥谦虚地说算和棋,旋即两人便着手重新摆放棋子。我看那劲头,估计是“陌生人”惊着先时没给予足够重视,有些不服,这意思大概白胖子也明白。

闲话少说。中兵挺进之后,有品哥的长考给了敌对势力轻松时光,几位自认的高手拿出烟卷点上,然后一边吐烟一边放话:再来一盘吧。其实哪跟哪儿啊,这次是不是见着机会了,聚众力压胖哥呢?

这边厢,不吸烟的有品哥还真就陷入困境的样子,任由烟雾缭绕,也不摆动一下蒲扇,眼盯着棋盘,拿扇的右手低垂于桌面之下。顺着扇子,我看他雕像状的腿上、短裤之下白色的肌肤表面蚊子醒目:先是一,然后是二,接着有三、四蚊子排列进食,原以为扇子终将摇动以驱赶吸血鬼,结果是先上的勇敢者翻身变粗变黑,饱食而去,胖哥仍旧躯体僵化,放任思绪于棋盘。看得发呆的我末了还遭蚊虫攻击,有品哥还是没动棋子。还是我先动吧,走啦。

退休生活有良好嗜好大概是不错的了,是不是预防老年痴呆咱不能瞎说,但每见有品哥气定神闲的模样,都觉着和品性有关系,正所谓人无癖不可交,会不会和他专注爱好有关联呢?很有可能,想来他曾经的单位生涯因为专注,也应该是游刃有余,所以一把年纪了还是神采奕奕地显得年轻。按说专心事务是性格,这样的工作、生活(下棋)作风会铺展到各个方面,可为什么他会买那么多咽不下去的烧饼呢?这也忒不讲究了吧。

头天见他又出现在“棋院”,估计是能对弈的人没来,正站在人群边上张望。

“您下棋那么用心,在吃上怎么那么不讲究呢?”我没忍住就上前问了句。

还记得烧饼的事啊?想说食也不厌精是吧?咱普通人,脑子没那么聪明,有一好就不错了。”

说得也对哈,我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好什么呢!

义乌列车到伦敦

杨立炎

喜悉元月一日从我国浙江义乌始发的火车,满载中国制造的衣服、箱包等物品,沿着古丝绸之路,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法国等,穿越英吉利海峡水下隧道,全程12451公里,历时18天,到达伦敦。这列车的到来,在发明火车的英国引起巨大轰动,围观者达270万之众。BBC在报道中感叹:“中国用现代科技重新打通了古代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非常了不起。”

(一)

逐电追风万里征,
丝绸古道巨龙腾。
火车里迎新客,
争看东方皎皎星。

(二)

空巷万人美且惊,
巨龙满载九州情。
中华崛起同分享,
合作方能达共赢!

李美丽

雨丝像风片的春天,开车去黄河故道。看到一个老大娘蹲在路边卖菜,头戴斗笠,身穿雨衣,瑟缩在雨里,显得格外瘦小。

我下车去买,才发现她面前的菜篮里东西少得可怜,只有一捆青梗小白菜,两条黄瓜、一枝竹笋,总共5元。

我全部买下,这样老奶奶就可以回家休息了。

一清早,老太婆就在故道的园子里工作,摘黄瓜、挖竹笋,采青梗小白菜,雨打在身上,脚踩在烂泥里……那画面使我想起童年时代随父母在田中劳作的身影,想到在这个美丽的土地上,有许多人都是这样辛苦工作,如此努力,又如此艰辛,我感到一阵酸楚。

我记得有一次陪母亲在路边卖鸡蛋,看着天空不断的阴雨,内心祈祷鸡蛋赶快卖完,但我们的鸡蛋始终没卖完,母亲和我在雨中全湿透了。

胡公安胜

丁贤玉

寒冬里,天刚麻麻亮,外面是沉寂的天幕和低空里肆虐的风啸,如雪的白霜中,一个单薄的少年头戴一顶被旧的马虎帽,左手挽粪箕,右手捏粪扒,弓身低头,细细地寻觅着。随着少年的一吸一呼,一股白气冒出来,像喷出的烟雾。

这时,便传来我父亲一阵猛烈的叱骂声,懒鬼,还不快起来,看看人家安胜,都拣了好几筐猪粪了!只得起床,哆哆嗦嗦地找了工具出去,一面无端地恨安胜,一面恨我父亲,这一大早的,怎么可能拣几筐呢,他自己又不能屙猪粪!

安胜家人口多。那时,他祖父母尚在,年纪大了,不能做工,他还有一个三姑,天生弱智,说话咿咿呀呀的,只能在家帮着做些家务。他三姑30来岁,在我眼里,那就是很大的妇女了,有一次,我问我母亲,说安胜三姑都那么大了,怎么还不生小孩子呢,我母亲听了,直笑得前仰后合。安胜有一个弟弟,还有两个妹妹,一大家人就靠他父母挣工分过日子。在我们队,安胜家是排名第一的超支户。

拣一会猪粪,吃了早饭,我们便结伴去上学。结伴的主要原因是,在我们上学的路上,有一只我们称之为“大花子”的狗,这狗高大壮实、神态凶猛,每次遇到我们这一帮小学生,它总会适时从村里冲出来,吼叫,追撵,吓得我们拼命逃窜。但如果我们人多势众,且每人手里抓一块石头备着,“大花子”倒也识趣,只是远远地干吠几声,虚张声势罢了。有一次,安胜早上拣猪粪晚了,就落了单,被“大花子”追上,在脸上咬了一口,从此,安胜原本不丑的脸上便落下一个疤。

安胜和我同班。在班上,我和安胜的共同点是家里穷,穿着破旧甚至不周全,就说脚上,如果不是太冷,无论雨天晴天,我们都是赤脚上学;那时候,斗笠便是我们雨天最稀罕的物件。还有就是交学费,那时学费很便宜,一学期一元钱,但就是这一元,家庭困难的学生也难以按时交清,免不得零零碎碎的,先交一毛,过几周再凑一毛,到期快结束了,还有人没办法凑齐,常常是放学后,就被留下了,老师一个个地问,各人给个原因或交纳的期限。记得有一次,老师问到我和安胜,突然目光盯在我们身上不动了,神情别样,我低头一看,原来,安胜的棉袄下襟破得不成样子,拖拖挂挂地露着棉絮,再看我自己,是裤

腿通了,两个圆圆的通风口,正露着膝盖呢。安胜大概也和我一样吧,当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安胜学习也不好,作业本上红叉多,常常被老师叫到黑板上做题目,大多又错,老师气不过,除了骂,还有体罚,各种名堂,有一次被教鞭插在安胜的后衣领子里,竖得高高的,在黑板边罚站。下面喊喊的笑声,安胜羞愧难当,眼泪止不住地流。我不知道,如此恶作剧般的体罚,对一个成长中的少年的心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反正在我,当时便不由得想起自己上次露出两个布满污垢的膝盖来。

小学毕业后,安胜就没再读书了,在村里劳动,然后成家,再出外打工——具体的情形我不太清楚,无非是这样的吧。过年的时候,偶尔会遇到安胜,见到我,一如小时候的谦卑,憨憨地笑,递一支烟过来,自己点一支,鼻孔里冒两管烟雾,这使我想起小时候,我们一道于冬日清晨拣猪粪时他嘴里喷出的白气。人到中年,原本比我还小两岁的安胜似乎更显老,头发黄,脸黑,人瘦,只是脸上那道“大花子”留下的印记在皱纹的映衬下,不再那么显眼了。看得出,安胜过得仍然不好。有人说,苦难是一笔财富,我觉得有点扯,那不过是少数成功者的说辞罢了,对于大

多数无法摆脱困境的人来说,苦难就是苦难,永远也不会变成财富。

去年清明节,在我父亲的墓边发现添了一座新坟,高高的墓碑,上面四个大字——胡公安胜。呀!猛地一惊,初时不敢相信,一问,果真就是我儿时的小伙伴安胜,往事如昨,却不知,安胜已然作古。安胜年龄并不大啊,五十刚出头。这平凡甚至卑微的生命,何以太匆匆,难道只尝一遭人间的辛酸苦辣么?无心叩问,脑子里只是飞速回放着这位与我一同从苦难中走过的发小,点点滴滴,不禁悲从中来。其时,天空正下着小雨,四下里,云雾迷蒙,滴水连绵如泣,湿润中,我似乎看到昔日那个单薄的少年,正走进那一片翠绿之中。



闲读的诗意

钱国宏

记得《增广贤文》里有一句话:“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这恐怕是我内心最恰如其分的写照了。因为我平时喜欢读一些“闲书”。

我所谓的“闲书”,指的是那些与本职工作不搭界、不相关的书。我读书很庞杂,几乎可以用“杂食书虫”来命名,家里数万册藏书,几乎囊括了时下图书市场所有类别的书籍。

读“闲书”,可以使人在轻松愉悦中,接受知识的熏陶,体味文字的快乐,享受阅读的快感,收获一份惊喜、一份满足、一份惬意和一份自得。郑成功说过:“养心莫若寡欲,至乐无如读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最喜欢那种“绿撒蝴蝶春色,墨点黄花染书香”的意境,所以读“闲书”时也就在意地点和氛围。

对于我来说,最得意的场合有三:一是院中的葡萄长廊。烈日炎炎,酷暑难当,葡萄长廊下却是荫凉一片。搬来一把长椅,泡上一壶香茶,摆上三五本闲书,头往椅上一枕,眼往书上一盯,悠然,乘物以游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兼之架上硕果垂枝,愈加赏心悦目。二是书房的摇椅。书房的三面墙摆满了我从全国各地“淘”来的各种书籍。抛开人世烦扰,沉入书的世界,在静谧和花香中,与文字一起放浪形骸,泛舟四海。激动处,拍案而起,朗然而诵;激愤时,扼腕击节,高声唾骂……人与书“与之游、与之舞、与之享”,真是“至乐无声惟孝悌,太羹有味是读书”,不知魏晋矣!三是公园的绿地。离家不远处便是公园,公园的西侧有块人迹罕至的绿地。闹了,便挟本小书,坐在绿地里读。身下的草,绿绿的;身边的花,香香的。抚草,闻花,捧读,植物的清香与文字的智慧共荣相济,融为一炉,使人醍醐灌顶,豁然顿开,直觉清风浩荡,扑面而来!

读“闲书”,养心是一方面,增智则是另一大收获。读《天下女人》,与杨澜一起走近赵薇、宋祖英,共同分享杰出女性的生活哲学、独特魅力和智慧人生;读美国盲聋女作家海伦·凯勒的自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体味“生命是一块铁”的真正含义;读《自来水哲学》,始知松下幸之助的“为大众需要的东西,变得像自来水一样便宜”的“自来水哲学”是多么精准;读《1978历史不再徘徊》,领略人民公社那段悲壮的、悲哀的、悲痛的历史;读《国学拾遗》,感慨中华五千年举世无朋的文化魅力;读《卢勤谈如何爱孩子》顿悟:人世间,爱是最好的药;读《毕淑敏心理咨询手册》,感受心灵的震撼,“爱,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读《母亲》,始知大爱无声,大爱无形,大爱无痕;读《珍藏感动:汶川·生命之诗》,透过一句句“就像从心口上撕下来”的诗句,让人重新思考生命的深刻内涵,揣度生活的张力……

清代袁枚曾说过:“读书已过五千卷,此墨足三十年。”这似乎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翻版,不过确有道理。通过长期读“闲书”,我的知识量大增,视野开阔,意趣广泛,天真烂漫,常常是笔头渐痒,案头渐丰,仿佛肋下正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催动我在文字间展翅自娱……

偷得浮生半日闲,放身茅庐读闲书。此生但得有时,便会沉醉于“闲书”之中,管你“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抑或“无端崖之辞”,趣若往,心若往,随处闲书,随地可读!

杂说

安静的老屋

何真宗

老屋很静,与光线隔离
凌乱的沧桑
被岁月的刷刀肢解
桃花让溪水运走
杂草匍匐在大地的心脏
久久不愿醒来
老人像长满青苔的石头
要么不睁眼,不开口
要么独自去一个人的梦乡
蹒跚地行走,摇晃地发抖

零星地鸡鸣犬吠
仿佛山里的对讲机
一有什么风花草动
那些把笑熬成的哭
再把哭熬成的笑
很快地聚拢,又很快地扩散
一切与世故有关的人和事
宛如圈养的故乡
被孤独擦亮一地的光芒
迎接一个返乡的春天

曾经的一家人,曾经的整村人
还会回来吗
一条硬化的村级公路
露出土地的骨头
令人肃然起敬
从前是落日是月光是雪
此刻,纯粹只有一种风的颜色
一波一波地袭来,洗涤过往
洗涤一个人的欢乐与悲伤

这是冬天,靠近尘埃,靠近春天
靠近一滴眼泪,靠近泥土里的骨灰
从坟墓中长出无数的根
和无数的敬仰,慢慢地安静
慢慢地无声胜有声

人在他乡
打工文学精英(49)

剃龙头

赵自力

“二月二,龙抬头。”歇了一个月的乡村剃头匠,又开始忙碌起来,挑着剃头担子,一家一家赶着趟儿去剃龙头了。

这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看到的情景。那时一个村大多一个剃头匠,负责为全村老少爷儿们理发,家家象征性收取一定的费用。我们那里有正月不理发的习俗。听老人说正月剃头要死舅舅的,所以没人敢剃。剃头匠也就歇了整个正月,一到二月就开张了。尤其是二月二这天,生意特别好,这家还没剃完那家

就来接,忙得剃头师傅喝口水的工夫都没有。

我那时候特别喜欢剃头,剃头师傅在为父亲剃头时,我就喜欢盯着看。剃头师傅脸黑黑的,人却很精神,动作也麻利。一把梳子一把老式剃刀在他手里上下翻飞,不一会儿就剪出了一个好看的平头,刮了胡子,剪了鼻毛,拍拍头发茬儿就大功告成了。

父亲剃完头,刚一站起来,我就坐了上去,伸长脖子弯着腰让剃头师傅洗头。“让师傅歇一会儿再剃,瞧把你急的。”父亲一边给剃头师傅端茶,一边嗔怪着说。“没事,没事。”剃头师傅这边说着,那边香皂就打上了,双手一搓满头的泡沫,香皂的清香夹杂着

头发特有的味儿弥漫开来。我很享受洗头和剃头的感觉,剃头师傅的大手,虽然粗糙却如母亲般温柔。在师傅剃头时,我坐得好好,一动不动,师傅便一直夸我乖。旁边常有小伙伴围观,看我正襟危坐的样子,故意朝我做鬼脸,弄得我想笑又不敢笑,只好朝他们瞪了瞪眼,吐了吐舌头。

大人剃完头,往往要照照镜子。我们小孩可没那闲情,不论是哪个小孩的头,剃完我们都要左瞧瞧右看看,争先上前去摸摸,还不时点评一番。

后来,我到县城上了高中,就渐渐没在农村剃头了,现在,也很少见到乡村剃头匠了,只是在理发时,仍然想起儿时剃龙头的情景。

故道野菜

从此,只要在市场、在路边,看见老先生、老太太卖东西,不管卖的是什么,我总会买一些,如果所剩不多,我就全买了,然后我会说:“老人家,天太晚了早回去休息了。”“老大娘,赶紧回去抱孙子吧!”这样做的时候,我会忍不住想起一些早年的记忆,听到数十年前的叹息,心里升起一些祈福与祝愿,希望那些蹲踞路边像我母亲的老年男女,能一天一天有更好的生活。

看着黄河故道卖菜的老大娘,我想到我总是喜欢本色鲜明的人,也喜欢本色鲜明的事物,因于这种喜欢,我也喜欢本色鲜明的文章。

耕耘是人生里的真实,土地也是人生的真实,五十年前黄河故道的土地一平方米百十元,现在一平方米地数十万元,这与一位本色鲜明的农民何干呢?

创作不是这样吗?在完全没有稿费的时代,我们一天以一个馒头果腹,另一个馒头的钱省下来买稿纸和邮票,用门板拆下来当桌子写作。在名满天下的时候,我们还是把最好的时间用来写作。我们以作家的本色发出呼喊,希望唤倒介于人与人间的薄墙!

我记起在金陵齐阁向一个老大爷买山药,他指着自己广大的山药地,说:“30年了,我在这个棚子卖30年了!”

我们的心情在那一刻如此靠近,我只知道自种的是有机的、最好的山药,谁在乎那几个钱呢?

晚餐的时候,老公把黄河故道老大娘种的笋凉拌,黄瓜沙拉,炒了青梗小白菜,我们内心欢喜,品尝到青菜最甘美的滋味,仿佛黄河故道的青翠与流云一起来拜访了我们!